乡村春色 火石 摄

油菜花开(外一首)

□艾建桥

在暖风中徘徊
那片油菜花,宛如金色的海
层层叠叠,铺开灿烂的诗篇
蝴蝶蹁跹,似灵动的音符
在花丛间舞着梦的节拍
蜜蜂忙碌,酿造生活的甜蜜
我看见,父亲站在花海
他的身影,被阳光染上色彩
额头上的沟壑,写满爱与沧桑
油菜花,开在故乡的胸怀
那是童年的歌谣,在风中摇曳
每一朵,都藏着家的温暖
藏着尘世的希望和父母的企盼
并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不褪色

恋上桃花

春天,如一支神奇的笔
勾画十万亩粉红
那一片桃花,如少女的裙
如天边的霞
一个个清婉的词语
在枝头跳动
娇嫩的花蕊,藏匿陶公笔下的理想
诠释崔护诗句的惊喜与惆怅
千年时光,无法洗尽一段奇缘
恋上桃花,亦恋上她的气质
在缕缕芬芳里
我摒弃一段颓废的时光
并极力说服春天:
延长岁月的花期
寻一位桃花般的女子
为我,侍笔研墨
红袖添香

亭间铃响驿马来

□仇永基

铜陵晚报

古代驿站是供传递政府公文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铜陵大通为一座千年古镇,素有“沿江良港”之称,是水陆交通要道,商业繁华之地。那么铜陵大通历史上是否建有驿站呢?有不少研究铜陵大通历史的学者都认为像大通这样的水陆交通要道,在古代建立驿站是非常有可能,并在情理之中,于是有大通在“唐始设水驿,曰大通水驿”之说。但是由于唐代距今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至今没有找到大通在唐代建立驿站的证明史料。而笔者在翻阅了大量史料后,却找到了大通在明、清时期建立驿站的有力证据:这就是在《嘉靖铜陵县志》中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在《嘉靖铜陵县志》卷二“合属”章节中我们看到有这样明确的记载:“大通驿初在大通镇,洪武三年驿丞王得全创置……置战船一十三只,水夫一百三十名。”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明确大通驿是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的,是由驿丞王得全创置的,地点是设在大通镇。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后22天(即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二十六日)就颁布诏令,要在全国设置各处水马站,后改称水马驿。当时设在京都以外的驿站,位于交通枢纽和通衢大道的分陆驿、水驿和水马驿三种。大通陆路、水路都很发达,所以称大通水马驿。但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却颁文,明确将“站”改“驿”,这是为什么?据查主要是因为“站”字在元代以前没有“驿”的含义。到了元代才称“驿”为“站赤”或“站”。明代为了明确“站”与“驿”的区别故改“站”为“驿”。(清代还是通行叫“驿站”)所以我们称明代“大通驿”是对的,如果称“大通驿站”就不准确了,就和明制不太相符合了。

《明会典·卷145·兵部》有记载:“水驿设船不等,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大率每船设水夫十名。”大通位于长江与青通河交汇处,旅客通行基本是正路,设船十只以上是符合明代邮驿制的。大通是水乡,有发自九华山的青通河,有鱼虾可见的湖泊池塘,更有万里长江经这里流过,这里识水性的民夫很多,所以当时大通水马驿所需的船上水夫,包括岸上拉纤的纤夫,随叫随到,完全可以满足大通驿的需要。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马驿设置马驴不等,如要冲去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虽非冲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见《明会典·卷145·兵部·驿传》)中国古代驿递主要依靠驿马,驿马颈脖上加烙“驿递”字火印,杜甫《瘦马行》中“细看火印带官字”诗句,即指驿马。大通驿当时驿马有多少,县志上没有明确记载,具体数字无从考查,但大通既是水陆合设的水马驿,驿马是少不了的。据大通当地老人传说,当时来到大通的驿马脖子上都悬挂有小牌牌和铜铃,马过了“五里亭”就能听到叮铃铃的铃声,老远就知道有驿马驰来。

说到大通“五里亭”,据大通老人回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当时之所以修建这个驿亭,很可能就是为大通驿站服务的。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便建有一个驿亭子。古人在驿道旁建造亭子是为了让过往的行人和驿马、驿夫们暂时停下疲累的脚步,在亭中补充体力、蓄积精神,好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轻松、更快捷。驿亭、驿道和驿站是互为依存、相互佐证的关系,古老的大通“五里亭”的存在,必有驿道从亭边通过,没有驿道存在,也必有驿站的存在。虽然明代大通水马驿的遗址已不复存在,但大通“五里亭”一直保留至今,所以说大通“五里亭”的存在就是明代大通水马驿存在的历史依据,甚至可以说“五里亭”就是大通水马驿的“孪生兄弟”。

据相关资料和县志记载,中国古代邮驿制有驿递和铺递两大通信系统,各有分工,互为补充。驿递以车传马递为主,铺递以步行走递为主。铺递特点是:专司传送普通公文,步行接力传递程距短。据《乾隆铜陵县志》记载,明朝在设立大通驿的同时,还设立了“分流、城山、顺安、栖凤、县前”五铺,每铺配铺司(有文化管理寄递铺务的人员)一名,“县前”铺配铺兵(在递铺传送公文的夫役)三名,其余各铺配铺兵二名。紧急公文由大通驿用驿马传送,普通公文由递铺步行递送,这样就在铜陵地区形成了完整的递送公文的通信系统。

驿站是古代传递公文及供应乘驿者食宿并提供交通工具的机构,当时大通驿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设置在大通的官办机构。明洪武元年,明朝就在大通设立了河泊所,收船舶税,兼管鱼课。洪武三年在大通设以武臣为主维护地方秩序为己任的巡检司,并设立了运输军需及贡物的运输组织---递运所。因此大通驿除了传送公文外,还要为过往官员、使臣、递送公文人员以及经批准的民众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并负责运输官府急需的少量物资和贡品,长此以往,不仅带来了大通交通运输和旅店业的兴旺,也促进了大通的繁荣和发展。

明代末年,改朝换代大通水马驿被兵戈战火焚毁。清代建立之初,考虑大通地理位置的重要,又给予恢复驿站,并在原额上递增马六匹、长夫五名、短夫十名。康熙十五年(1676年)递增额俱裁。后大通驿站置差船四只、水夫二十名,溯江而上六十里至贵池驿,顺流而下八十里达繁昌县荻港驿是大通驿的主要管辖范围。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开办之前,大通驿站才被裁撤。

大通驿站在明清时期运行了五百多年,虽然为传递公文、军报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它只是政府的官办官用通信组织,不仅普通民众不能利用,就连一般普通官员的私人家书在很长时间内也主要靠专人投递或请人捎带,普通老百姓要想寄信件那更是非常困难,这就是中国古代驿站最大的弊端。今天虽然古驿站的遗址不复存在了,但是大通“五里亭”仍然存在,大通人民把古老的“五里亭”进行了修缮,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的历史功绩,同样我们今天回顾大通水马驿的历史功绩,也就是让它不要被历史遗忘。

人生路上的“支点”

□沈宏胜

老照片的故事

这幅老照片是在铜陵市老体育馆旁的合影(后排右三为作者),拍摄于1979年5月。每当我看到这幅照片,都有一种抹不掉的情怀……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支点”,也是参加安徽省第四届全运会代表铜陵市技巧队参赛归来的“印记”。

说到我从事体育训练,还得从孩提时代说起。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咳嗽,吃药打针对我而言如同家常便饭。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有天早上醒来后感觉头疼得不行,不得已到铜陵有色一冶卫生所看病,途中遇到有同学往学校走,只好托同学向老师请假。11岁那年,我学会了游泳,之后我的感冒就少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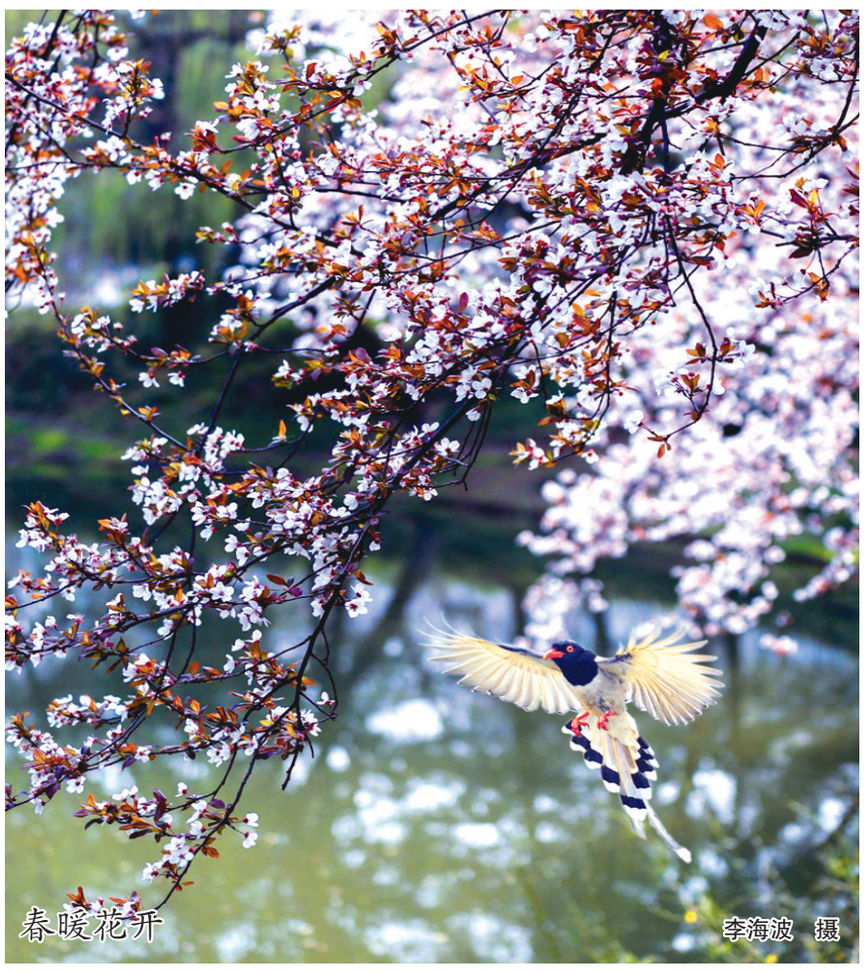
不知是老天特地安排,还是我与体操结缘,1971年春天,我与小伙伴无意来到了铜陵市体操房玩耍,看见有小伙伴们在体操房内翻腾雀跃,觉得特别潇洒,我们就大胆地向体操教练许光盈老师提出要求参加训练。看见我们这几个小孩真想学,许老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1971年8月底,通过四个多月的业余训练,我与队友到蚌埠市参加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选拔赛,结果未被选中。回到铜陵后,许老师特意安排我参加了冬训,与市少年足球队队员吃住在一起。经过冬训,我的素质有了提升。但事情总让人想不到,因为我当时已经超过参赛要求的年龄,1972年不得不在家休息。随后,1973年铜陵市第一次承担举办了安徽省青少年体操比赛,许老师委托我担任铜陵市男子体操队教练,把我从市第七中学转到市第三中学借读。

说起铜陵市男子体操队,我们队员都认为还是很棒的。以前,因没有专业的男子体操教练,我们有些高难动作不敢突破。有次,一名男队员在训练单杠大回环时,因没有教练保护,差一点撞到靠单杠旁的体育器械上。而许光盈老师当时主要负责训练能取得比赛好成绩的女体操队,精力有限。也正是这些原因,还不满18周岁的我,承担起铜陵市男子体操队教练的重任。但是,由于我当时太年轻,且缺少大赛经验,当年的那次比赛时,我忘记给队员调整双杠,结果让参赛队员超时被判零分,让铜陵男子体操队失去了本应取得好成绩的机会。

1979年4月,我已经在铜陵有色机械总厂工作了。铜陵市组成了技巧队,我被抽调出来参加集训,并且参加了当年的安徽省第四届运动会比赛。我所参加的项目是男子四人技巧项目。由于身材矮小,我是最底下的一个人,技巧名为“底座”。为了在比赛中能取得好成绩,我的右眼当时患上了“麦粒肿”眼疾,眼睛睁不开,打针消炎比较慢。我狠了一把劲,用手挤出了脓血,这样我的眼睛才睁大了一点。可在比赛中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比赛动作快要结束了,我们在抛接队员空翻时,手没有摆放平稳,他转体过来下落时,下意识地翘了一下脚被扣了分,结果我们比淮南队少了0.3分而屈居第四名。虽说成绩不太理想,但还是在省四运会上为铜陵市捧回了一座团体奖杯。得知我们男子体操队从省四运会比赛归来,铜陵市媒体还为我们男子四人“叠罗汉”造型拍了一张照片,在当时的铜陵市工人文化宫的宣传橱窗里展出。

一个人的成长,缺少不了“支点”。少年时遇见“体操”,就是我的一个“支点”——让我认识了许光盈老师,让我多次参加了全省的体操、技巧比赛,让我被推荐到铜陵有色机械总厂小学任体育教师……让我在机械总厂工作三十多年直至退休。



春暖花开 李海波 摄

蒸一锅巧克力馒头

□金 馨

人间有味

昨天,孩子回来说同学给了他一块巧克力面包,口感细腻,还是自己妈妈亲手做的,话语间满是羡慕之情。他问我能不能也给他做一些。这可把我给难住了,因为我对烘焙方面实在是一无所知。为了不让他失望。提出“要不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做成巧克力馒头?”没想到孩子竟然也来了兴趣。

我们俩分头准备材料,他找出了面粉、糖和酵母,取了适量热水装在盆里晾凉。我兴冲冲地来到附近的糕点店,想买些可可粉。一连跑了三家,得到的结果都是——概不向顾客出售原材料,只出售成品糕点。若是网购起码要两天才能到货。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好心的店员给我出了个妙点子——买两块巧克力融化后和面粉一起揉搓发酵。得了这个好主意,我简直是茅塞顿开,迅速买好巧克力赶回家。

我们一起将融化后的巧克力倒进面粉,撒入适量的酵母和糖,揉成了一个巧克力面团,之后封膜静置醒发。又按同样的方式做了一个白面团。他时不时地跑过去看一眼,看他的两个面团有没有长大,比着哪一团长得快。

看着他急切的样子,我心里是既期待又忐忑。期待面团尽快膨胀,醒发成功;担忧这是自己第一次尝试巧克力发面,若是失败,会让孩子陷入失望。

几个钟头过去,“妈妈妈妈,面团都鼓起来了!”孩子兴奋地端着两个瓷盆拿给我看。看来发面这一步已经成功了,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立马揉捏排气,将两个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皮,交叠,放置卷成长条,再切成一个个大小相同的面剂。最后上锅蒸十五分钟,关火焖足三分钟。

蒸馒头的时候,灶台上冒着腾腾热气,巧克力独有的浓香与麦香交织在一起,从厨房里飘散开来,充盈着客厅。孩子被这股香气吸引过来,总问我什么时候才能一饱口福。

揭开锅盖,一个个圆滚滚的小精灵仿佛身穿褐色夹袄,通体透着光亮,乖乖地躺在那。

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品尝馒头,蓬松暄软,清淡中夹杂着丝丝甜味,这股独特的香味在味蕾上散开。家人都倍感意外,巧克力既能做西式糕点,竟然也可用于馒头的制作。

原先精致的巧克力与面粉融为一体后似乎多了一份朴实,而这份朴实却带来了绵绵的快乐与温馨,让一家人欢聚一堂,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气息中。望着逐渐空掉的蒸锅,我心底燃起了满满的成就感。

这一锅巧克力馒头也让我对烹饪有了全新的认知:比起鲜香浓郁,做工精细的巧克力面包,一道简单的吃食同样能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毕竟“人间至味是清欢”嘛!

心中的长江

□杨信友

从小到大,自己就一直生长、工作在长江边,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长江的涛声,看见长江的浪花。江上的日出日落伴随着我的成长。可以说,长江已经融入我生命的历程。

最初记忆里的长江,是波光粼粼的璀璨。孩提时,父亲是扫把沟江边的一名码头工人。不知有多少个骄阳似火的盛夏,也不知有多少个雪花飘飘的隆冬,父亲和工友们用肩扛,或者推着板车,抬着箩筐,将几百吨货船上的大米、面粉、水泥、煤炭等各类货物卸下岸,再装上汽车和小火车运往市区。不知有多少个万籁俱寂的清晨,或者星光灿烂的夜晚,那不远江边传来的雄壮悠扬的码头号子声,将我从梦中唤醒,也或将我送入梦乡。

应该说,那时候我对长江的认识是肤浅而幼稚,但这是长江对我的启蒙,我的人生从此与长江有了天然的联系。

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走来,承载着悠悠的历史,展示着磅礴的气势,自西向东奔向大海。长江,也从远古的历史走进了中国地理,走进世界地理。

读书的时候,我正是从地理课本中认识到了长江的分量:横贯中华大地,亚洲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约两亿多年的奔流中,悬崖,峭壁,险滩,暗礁,从来没能阻挡,让人不时感叹长江东去浪千迭的气势。

我还从历史课本上知道,与黄河一样,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远古的时候,人类的先民便在长江沿岸生息,繁衍,敬畏大自然,开始创造最初的生产工具、文字、音乐。

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与推进,长江也走进了历代文艺作品,走进了唐诗宋词,在那些国之瑰宝中,我们感觉到了长江波涛中的诗韵。长江的雄浑博大,让唐朝的李白面对浩浩江水,捧着酒壶,坐条扁舟,一边大口喝酒,一边大声吟咏:“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以此感慨长江两岸高耸的青山。李白的创作灵感和著名诗篇很多与长江有关,“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可以说,李白的诗豪壮奔放,与阔大雄伟的长江不无关系。

李白与孟浩然是至交,长江也见证了他们深厚的友情。冬日的一天,孟浩然自襄阳来,之后要到扬州去。这对大诗人登上黄鹤楼以诗作别。李白的名诗《送孟浩然之广陵》,通篇不说伤感,却道尽惜别之情。孟浩然诗经纬绵密,骨貌淑清,文采丰茸,也多与长江有关,《舟中晚望》《与诸子登岘山》《洞庭湖寄阎九》《洛下送溪三还扬州》便是,“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也是。

唐代还有许多诗人都与长江发生过生命联系。张若虚的诗空灵飞动,特别是《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江流千万里,月光随波千万里;江流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写的便是长江与明月的天然联系。贾岛曾任长江县主簿,掌管文书,官阶不高,诗却是一座山峰,其十卷《长江集》苦吟了三百七十多首诗,十年磨一剑,都是在苦境下写就的。与韩愈交好的张籍也是大诗人,他的诗口语化,却有深刻的意味,其《寄远曲》《采莲曲》《牧童曲》《成都曲》曲曲有长江之景,景景有长江之情。

明代也有大诗人,杨慎诗才滚滚,笔力奔放,浓丽婉至。与妻子在长江之边的江陵话别,吟出了一首深挚的《江陵别内》;往返川滇时夜宿金沙江,写出了“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声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的诗句;夜宿泸山的时候,又写出了“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的诗作。

长江中游的南岸,耸立着三座名楼,即三国时期建造的岳阳楼、黄鹤楼和唐朝建造的滕王阁。名楼借长江出名,长江因名楼而骄傲。我从名楼的身上加深了对长江的认识。

由此,我想,长江“九曲十八弯”,千回百转,总能滚滚东流勇往直前;长江儿女面对惊涛骇浪,总能同舟奋进,百折不挠。这与滕王阁的意志、精神力量是相通的。

古时有这么多文人墨客围绕长江这个主题,写下无数篇千古传诵的诗歌,流芳百世。近代和当代同样也有不胜枚举的诗人和大家瞄准长江,写下纵横万里,挥洒千秋的华丽篇章。长江航务管理局原党委书记,著名诗人黄强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几次来过铜陵港。他最为代表的诗歌有洋洋洒洒的《话说长江》《再说长江》和《诗情画意说长江》。在全文10章的《诗情画意说长江》中,它有一段高度概括地描写古铜都铜陵:“铜陵在池州下游。这里城外有城,城内有湖。万吨级海轮可常年进江抵港。铜陵以铜为名。作为中国青铜文明发祥地之一,其冶炼历史延绵3000余年,被誉为‘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必将永载长江史册。

铜官山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013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联系人:陈幸欣)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全年定价:100.00元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